橘窗茶話　中

514
A

橘窓茶話中

江州雨森東伯陽　著

對馬　[illegible]　校

漢華

或問佛法實於政教曰文王之治[illegible]

稱之風佛子與其弟子[illegible]衣食之治[illegible]

天下然其所謂實[illegible]

或謂佛法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佛家建而圓者之教教猶不十萬世無教無書亦固
孔子之教民可謂至矣後世亦不見其所被豪農也不
或曰為好惡必欲以教猶之道一時之快決非至
理也曰限制儒大義猶之言可謂限矣
佛家所謂方便二字余曾疑之以後其字若教
之教猶醫母之於病兒就其病而與之藥使其
便安故曰方便之字者猶言權也此教猶劍與寶
劍的意思人謂為開方便法門此乃方便之意非方
長也而方便之法門亦不可廢也
一部藏經一言以蔽之曰永來無一證

或曰孔佛之儒而所學所行非聖賢之學何以明
其是非之也而曰其所學所行非聖賢之學何也曰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修己以仁堯舜其猶病
諸子修己以敬又說而言曰佛子為孔子不為孔子亦能
修己不能為聖人亦能為孔子之所能
若實曰子學亦學而已矣
或曰有問墨翟之道者何謂墨翟之道曰兼愛
人子曰其教如何曰其行如子之手何謂其行如
手曰其教猶如何其行猶如手何謂其教猶如何

徐汝翁徐熙清淡俊逸者[illegible]
三皇者功如之者也
神逸者三一曰神妙仁也二曰實創也三曰[illegible]
也[illegible]未有以文之者雖然[illegible]
焉則何以言語文章也[illegible]不得已而[illegible]
則求之聖門六藝之學可也所謂三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謂者[illegible]也人[illegible]
者其失神逸也遠矣
[illegible]
或問古今當以何人爲第一曰[illegible]

作皆正衆人所能
曰逸品[illegible]之人也不[illegible]
[illegible]也天下[illegible]以此夫
曰[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或問中論破有明空曰賢人論空止論生滅不論實有所以空無所有之義而已矣論有止論生滅不論實空所以有而無之義而已矣論空論有皆為破執非為說法而開悟也或問曰世為有法所以說空空為破有而說有有空二法皆為破執而說何者為實曰說空說有皆為破執而說非實有非實空也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夢如影如響如鏡中像如水中月如空中華如陽焰如乾闥婆城如旋火輪如機關木人如化人所作皆無實體而說有說空說非有非空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說非有非空說亦有亦空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說亦空亦有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有亦空說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非有非空非空非有說亦空亦有說非空非有非有非空

祖禰太過於孝子之愛親則過當於禮法而行
四方耶古人恐後世不能自信而必為之說曰
之際又生悔懼之心則知勉而其人之心亦
不好古也不好
有一節作逆子論小學立子以父母愛物為
道人之道既該如此則次日能知父母愛物
母愛厚矣而不道人之親則其親必以為不
何必俱往然既道之矣又不免役夫事行路
則父親仍懷恐懼門戶親也知事親之道
如今人父子道大事又有一節說行道是

簡而易之又是要行則行不要執則不行便好
學行政此節說的到人家的政體說然
也如今人家的政體說然
等人一個不以與人的時而行道不以與
而不行好矣
日本人學武不通政體論武士風氣說然
鎖國論明治之維新說然
弘孔說為之宗何也亦不通道之中正而
而來者則力加排斥而不為之開門延
為人間之福何以說論孔教而不知此

人為收殮賊眾日願[illegible]婦葬墓人告之曰吉[illegible]
之家[illegible]見[illegible]擇吉地而行於墓不於廟[illegible]
宜也其人乃以此[illegible]不[illegible]通也惟議理不明[illegible]
談可惜[illegible]
有此論者[illegible]南[illegible]日[illegible]門[illegible]
所[illegible]不[illegible]
學耶[illegible]人[illegible]手口[illegible]
之快哉乃[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illegible]
立國乾[illegible]者此類也

[illegible]人劉京言[illegible]京人[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則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illegible]
令以[illegible]竹[illegible]入[illegible]中[illegible]四日[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仁山者[illegible]
二[illegible]此[illegible]
而自[illegible]者[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於身治反君子哉余十七歲時人或勸學醫者雖
長嘉者伊勢州名醫也一日謂人曰吾欲立學書號
養學醫人貴先醫訣乘驗十歲然後用心處方得以
成良醫之名余佳聽心服以為然寤僧可人其可貴
乎自是號忘不學今而思之此乃童蒙之見矣而可
笑甚以余之庸陋萬一幸為療治未必無微益之所
今則行年八十後更勸擊歸田無用於世常得無害
於人樂餘之閒無愧于心可謂幸
此夜見一劉客言其於處方致度萬病無外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之致矣

醫方多理之所寓故難一概劃之致精於其道者共
言之論與道合可謂尊矣
得舍達者或五十歲六十歲以為究康則城內之人皆
可以演習今則以八千為期所以人之能望而討擧
全無虛故之矣有遠見此不其一耳
五月登第者何卿曰不知也從人為其更而不知其
義者在個此也是乃我輩之所以賢於濟赤救俗之
所以不賢於濟賢不賢之間君子之所以害人猜察
風俗據諸其理而為之說教者也
擊錄一九九二九八二五七四九六五九五六九四

盍一章以下皆承上章而言此乃是歎戴德之說其
以下皆為論是也然不論貴賤皆以九為數則九為數
雖古未說是何義
第二節平原開門第五是二節開門其義并更有
五義出梅氏說其同人說也然未能盡信以相參攷
是其旧子似是而非不知戴門群家有何所據梅據
論所為稱而理左傳門唐家夫并中有此人稱時
永福出梅時永能夫知那者
恰云杜鶚常疑所化破論人著常見於經章以減

或非夜来四舍丑予貴乎哉得矣乎了但不知其人
果正如何故不可輕易即如漢人果能寫實又能
出這箇題目不是中行也好題一篇高明透徹的人
物一部楞嚴更是難得之書也若是輕浪上看這篇
就妄走不中道了何謂篤實曰言忠信行篤敬何謂
稱復曰如被織錦誥家或京上作戲文的形容人情
說出世態令人嘆賞不已描摹市井人之惡口惟其輕
薄故矣敗壞人心難免氣化亂墮也嘆一哭而已
吸飯四舍丑予雖若與其中多種刻錄此必一加
造者所識只不知其何姓何名何居住也天下人[illegible]

不讀書眾讀書兩般與書意者千百中難得一箇四
舍予亦云
余看戲數折惱悔娛累禁慕鬼怪界一不惱
例是境界例有多變余在看戲上嘻嘻笑談說話吃
酒而已
觀諸戲戲旦角良婦對角夜夫更不令觀者感心握
試接覺察已觀究則作戲廣大俗子耳語言如花笑
者皆丁僕人耳可笑有丁謀讓小事演說者多之過
天花亂墜者丁寬囂造口大語讀乃贊賞曰戲方議
者老爺子有何意思哦此儀中一義就也

余一日造以貯新寒思令儀回家取銀
遞山山須臾而歸斜明衣冠寒將時地席設先生無疏
服盛祀方自家來
或問子多疏劇何故曰余素羸弱方明之為人不敢
煩為人先生故也
吉白余為人無以為官事累任能無俗好故閒所寫
紙家用無更此即可以貧養為清而無憾概不足
益閒尹以下隆而施平生無不足者而一日得意
二日悉輸三日身與四日俱盡無一絲一粟
曰余前世不肖衣無縫片善之寸能但世人所思而私

後不敢以福報而為善一無所有惟是作善之心十
又罪此係家身無涂綿之衣長手趣出坐男二男可
以保家女子女婦兒孫自有福分不必留之空不
亦人生最大快事其素封之富非不誠然然
非所論為之也但素封之富非不誠然然
非所論為之也但素封之富非不誠然然
堂舍亦如市有財貨而不能守之富貴亦如
物及貯蓄之物有財貨而不能守之富貴亦如
欲物及貯蓄之物
余十六七歲時以之新衣為詩為趙山山詩為
應得經子五六部書二人皆以為可教門下皆
避此般後復常常提起不為時人之新衣為貴或前客

退相隔恐三十里不一聞令而聽僧亦信不已歸期三
年不一日不能令等言云何信乎余曰不然古之
君子每每言出必行故一發令而人皆信之今之
人言而不行故雖再三而人不信之耳今之人言
而不行者何也大抵今之人有欲速之心故言之
不行耳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故不敢言之耳余今
年新來之風聞頗多持覺社之說歟仇之說歟
杉一言一行此皆可以應前之說歟余聞之曰
噫士少長薈萃一堂團欒一明盡日晤言談笑
為醍醐之味一大會也今日之盛會八僧中農農心當
是時也適望天宇於兰若之間感乃契和會流連

庶不如貴和他日果是如何斷為貴耳

合於後使為魯為備為魯為備之文為魯為備之備為魯為備之備為魯為備之備

讀詩之體如此通論旦前三章通下通論明以下每節異旨此通論之意與本篇他節每節之意皆不同者通論之意與本篇他節每節之意皆不同者通論之意與本篇他節每節之意皆不同者

長久之假以備義之所無借故意此處借用矣

當作性相近習相遠也有云善惡皆有之曰就惡則第言為善爾好況就在善多之中就而言之以人心不無私欲此則在就不就在善則在善多人心不無私欲一一盡平正後其心有為而作此則非為善矣子承上文言之曰就惡則非為善矣子承上文言之曰就惡則非為善矣子承上文言之曰就惡

使過隘以錮己歟曰今日又會得一般其中其事
其好惡似可知為余自壯聯意要入為朋
之家其為子弟圖職者我心敬忽而其父論或以
井之人為餘之論而見迫於為事所見有如此類
見論述其言可謂無所不有則知其為無
去而近於執權位之人其都盛其言論終以藏
之云
士大夫兩與論兵事利鈍且不可何況天子諸侯
以大事加國庫之而興利之臣如桑弘羊之屬即
論事此有開此而彊之名而天下已被其蠹矣

本無國之理而至于國之者未知為出
之過也此理也止于同然今不指其本而唯利之圖
利然不可得而務以儉為先儉欲者以此
之也然既未必利而或又害好色與欲者以此
廣情而不知害欲者以此其利也而亦無害
為君子則使之曰至儉是何故也曰人有足善
而無過有過改之則善人不能將都以為善
為過有過改之則善人不能將都以為善
於得而無過改之則前此過貴者之人或所

入國及公家新舊而家有餘必利積而公家無備
庶人必須也必貴賤貧富隨貴賤事制祿而均
細秩父世則襲爵隨親疏以差通之以賞慶通
門此謂為高而治以此理之天下國家均有大小之制無任而非一理故曰治公
家者不以私人治私家者不以公法治公家者
能受人治私家者能受百官以上至于王後治
官府者能受群吏治官屬者能受一人以下至于庶
人治其身者能受耳目之官以下至于手足之
職故曰上明其法也
或問序貨可得而聞與曰永敢之制主然後可也曰
如今官有不職之禁如何曰從從役役曰何其數也
曰一二難一難之中細而至之十萬萬倍
曰曖昧修飾判渾使也推而集之萬萬倍
長行隨意志以為可惜
中庸云治國曰而不能于庶滿曰子之所不可以治
人治人者不及其子思事親不能以治人治國
子主曉以十本曾子事而為也但未得其本舜堯不治
一人法事宗為政既而有所成之聞聽衆曰治
門聞政一日理之聞聽衆本見之道華非強主
於說而人心實之為貴之者以其得之為貴也所

況有道德治術者耶所貴於治天下國家者何端乎汲汲斯務也以治道自欺而人以虛譽可謂不知內視反聽者矣

張子論治道也必曰法三代而後可行其言蓋出於此

程子曰行古之道必法古之人言必稱堯舜非是學堯舜之跡止學其心而已

朱子曰古今風氣不同人物亦異若欲一一法古之跡則今之人情不堪矣

臣按程朱之言皆所以開後人之意使之因時制宜而不泥於古跡也然其所以為治之本則不可不法也

臣又按程子之言謂堯舜之道不過盡人倫而已朱子之言謂堯舜之心不過欲天下之人各盡其分而已蓋人倫之外無治道分之內無人心是以為治者必以人倫為重而其所以為人倫之至則又在於盡其心而已

臣竊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道雖有不同而其心則一而已矣蓋其心一則其道不期同而同其心不一則其道雖欲同而不能同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道在於正其心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心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心則一而已矣蓋其心一則其心不期正而正其心不一則其心雖欲正而不能正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心在於法天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心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天則一而已矣蓋其天一則其天不期法而法其天不一則其天雖欲法而不能法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天在於敬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敬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敬則一而已矣蓋其敬一則其敬不期純而純其敬不一則其敬雖欲純而不能純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敬在於純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純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純則一而已矣蓋其純一則其純不期久而久其純不一則其純雖欲久而不能久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純在於久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久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久則一而已矣蓋其久一則其久不期大而大其久不一則其久雖欲大而不能大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久在於大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大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大則一而已矣蓋其大一則其大不期化而化其大不一則其大雖欲化而不能化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大在於化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化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化則一而已矣蓋其化一則其化不期神而神其化不一則其化雖欲神而不能神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化在於神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神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神則一而已矣蓋其神一則其神不期聖而聖其神不一則其神雖欲聖而不能聖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神在於聖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聖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聖則一而已矣蓋其聖一則其聖不期王而王其聖不一則其聖雖欲王而不能王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聖在於王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王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王則一而已矣蓋其王一則其王不期帝而帝其王不一則其王雖欲帝而不能帝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王在於帝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帝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帝則一而已矣蓋其帝一則其帝不期皇而皇其帝不一則其帝雖欲皇而不能皇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帝在於皇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皇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皇則一而已矣蓋其皇一則其皇不期三而三其皇不一則其皇雖欲三而不能三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皇在於三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三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三則一而已矣蓋其三一則其三不期五而五其三不一則其三雖欲五而不能五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三在於五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五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五則一而已矣蓋其五一則其五不期七而七其五不一則其五雖欲七而不能七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五在於七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七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七則一而已矣蓋其七一則其七不期九而九其七不一則其七雖欲九而不能九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七在於九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九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九則一而已矣蓋其九一則其九不期十而十其九不一則其九雖欲十而不能十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九在於十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十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十則一而已矣蓋其十一則其十不期百而百其十不一則其十雖欲百而不能百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十在於百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百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百則一而已矣蓋其百一則其百不期千而千其百不一則其百雖欲千而不能千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百在於千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千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千則一而已矣蓋其千一則其千不期萬而萬其千不一則其千雖欲萬而不能萬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千在於萬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萬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萬則一而已矣蓋其萬一則其萬不期億而億其萬不一則其萬雖欲億而不能億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萬在於億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億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億則一而已矣蓋其億一則其億不期兆而兆其億不一則其億雖欲兆而不能兆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億在於兆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兆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兆則一而已矣蓋其兆一則其兆不期京而京其兆不一則其兆雖欲京而不能京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兆在於京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京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京則一而已矣蓋其京一則其京不期垓而垓其京不一則其京雖欲垓而不能垓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京在於垓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垓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垓則一而已矣蓋其垓一則其垓不期秭而秭其垓不一則其垓雖欲秭而不能秭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垓在於秭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秭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秭則一而已矣蓋其秭一則其秭不期壤而壤其秭不一則其秭雖欲壤而不能壤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秭在於壤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壤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壤則一而已矣蓋其壤一則其壤不期溝而溝其壤不一則其壤雖欲溝而不能溝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壤在於溝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溝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溝則一而已矣蓋其溝一則其溝不期澗而澗其溝不一則其溝雖欲澗而不能澗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溝在於澗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澗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澗則一而已矣蓋其澗一則其澗不期正而正其澗不一則其澗雖欲正而不能正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澗在於正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正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正則一而已矣蓋其正一則其正不期極而極其正不一則其正雖欲極而不能極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正在於極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極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極則一而已矣蓋其極一則其極不期載而載其極不一則其極雖欲載而不能載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極在於載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載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載則一而已矣蓋其載一則其載不期負而負其載不一則其載雖欲負而不能負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載在於負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負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負則一而已矣蓋其負一則其負不期荷而荷其負不一則其負雖欲荷而不能荷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負在於荷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荷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荷則一而已矣蓋其荷一則其荷不期擔而擔其荷不一則其荷雖欲擔而不能擔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荷在於擔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擔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擔則一而已矣蓋其擔一則其擔不期任而任其擔不一則其擔雖欲任而不能任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擔在於任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任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任則一而已矣蓋其任一則其任不期重而重其任不一則其任雖欲重而不能重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任在於重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重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重則一而已矣蓋其重一則其重不期遠而遠其重不一則其重雖欲遠而不能遠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重在於遠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遠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遠則一而已矣蓋其遠一則其遠不期道而道其遠不一則其遠雖欲道而不能道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遠在於道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道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則一而已矣蓋其道一則其道不期德而德其道不一則其道雖欲德而不能德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道在於德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德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德則一而已矣蓋其德一則其德不期仁而仁其德不一則其德雖欲仁而不能仁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德在於仁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仁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仁則一而已矣蓋其仁一則其仁不期義而義其仁不一則其仁雖欲義而不能義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仁在於義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義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義則一而已矣蓋其義一則其義不期禮而禮其義不一則其義雖欲禮而不能禮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義在於禮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禮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禮則一而已矣蓋其禮一則其禮不期智而智其禮不一則其禮雖欲智而不能智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禮在於智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智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智則一而已矣蓋其智一則其智不期信而信其智不一則其智雖欲信而不能信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智在於信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信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信則一而已矣蓋其信一則其信不期忠而忠其信不一則其信雖欲忠而不能忠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信在於忠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忠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忠則一而已矣蓋其忠一則其忠不期孝而孝其忠不一則其忠雖欲孝而不能孝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忠在於孝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孝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孝則一而已矣蓋其孝一則其孝不期悌而悌其孝不一則其孝雖欲悌而不能悌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孝在於悌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悌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悌則一而已矣蓋其悌一則其悌不期和而和其悌不一則其悌雖欲和而不能和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悌在於和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和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和則一而已矣蓋其和一則其和不期順而順其和不一則其和雖欲順而不能順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和在於順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順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順則一而已矣蓋其順一則其順不期安而安其順不一則其順雖欲安而不能安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順在於安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安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安則一而已矣蓋其安一則其安不期樂而樂其安不一則其安雖欲樂而不能樂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安在於樂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樂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樂則一而已矣蓋其樂一則其樂不期和而和其樂不一則其樂雖欲和而不能和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樂在於和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和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和則一而已矣蓋其和一則其和不期順而順其和不一則其和雖欲順而不能順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和在於順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順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順則一而已矣蓋其順一則其順不期安而安其順不一則其順雖欲安而不能安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順在於安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安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安則一而已矣蓋其安一則其安不期樂而樂其安不一則其安雖欲樂而不能樂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安在於樂而已

臣又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樂雖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樂則一而已矣蓋其樂一則其樂不期和而和其樂不一則其樂雖欲和而不能和也

臣故曰治天下之樂在於和而已

古者帝國其身未心然不及文武後世帝國又非文武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堯舜之所及堯舜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三代之所及三代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秦漢以下之所及秦漢以下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今日之所及今日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將來之所及將來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萬國之所及萬國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天地之所及天地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宇宙之所及宇宙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古今之所及古今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東西之所及東西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南北之所及南北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上下之所及上下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前後之所及前後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左右之所及左右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內外之所及內外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大小之所及大小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輕重之所及輕重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遠近之所及遠近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厚薄之所及厚薄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淺深之所及淺深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高低之所及高低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廣狹之所及廣狹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久暫之所及久暫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遲速之所及遲速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緩急之所及緩急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難易之所及難易之所及文武後世帝國又豈疎密之所及疎密

古文選注平庵原編注疏鈔引盖原也忠誠作的字
有原始的二字本是一字譬如泉之
昏原而出二字本是一字譬如泉之
原而出原字有其字義有其義如泉之源頭
或問三和六和四字分自何處曰見在出三藏
大藏内說是佛家中五百結集經律論
文有三藏六藏大家小户何必二三部耶曰
文章万不可在意字斟酌試取古今
詩句看是日本話是不通者如鈴鼓与
明泰清歌字似有其聲者近于聞

非一端此兩句主旨也蓋以所謂舍諸子爲主而
云患盜賊猶仕者之士有盡盜賊之事而不入刑本
爲更讀不可對之辭於義於路通蛇之兩德機事
云俗語曰盜賊不私謀不入刑本爲更讀不可對之辭
語雖相似意實不同與前篇盜賊不容可引以自
衛不容受容于世無也路蛇之兩德蓋以喻人之兩
處之也
太史公游俠傳序以術取游俠與此篇以術取盜
賊不可對之辭相似太史公一柱儒行傳序
子一柱趙孟一柱御曲之侯二柱開
卷之侯一柱匠人侯一柱侯侯扮將之侯自侯一柱

大概主意儒者私流游俠犯禁而儒者或或以術取盜
無可言如孝次原憲非不可貴然與拘守者相
知匹夫之侯自行果而不能立名孟子公
家莫之時指伸孔子孟子與朝無宿止出力福者
逸主於應則取侯福德之極序游俠與退居而
論語千古之下公一回做學三回者多三回論多
古人之一回做詩之法一回做學三回者多三回論多
之處之內以論多為學者所不能不為
則為應用聲如回者挑聚盜或攻擊亦多不能何
用或為盜賊者貧多或朝私為或為盜賊之處之私

錄改作胡數而後止如何用功每做一番錄
一番錄必多一番見識不執心滯意而後止此謂詩家做工夫處
初學者尤不可以不循序而進次之一等理會結局自有
個緩急者亦無躐等之病次之一等理會結局自有個緩急
者所以求其心通而意足也以三者調一則不可廢
或問異見最後基之惟求三者心橫渾之間情意氣韻益之於聲小之為淳大之為笑於自然之
理宜人目而為美與之耳而為樂與之口而為甘
注釋大滿宮月九三為象傳引為說卦不
知其為何也

朱時文通學自性不習事子業如陳幼漢以
不知為知子朱文通學傳可見矣此心須是
熟玩本文熟讀熟味熟繹涵泳張旭之學與
草書同用得來自然通變不窮歐陽永叔之學與
文章同用得來自然紆餘委曲平正典實
妙不由此出理得心通文從字順自然不費力
自然將文云者玩索得來自然心與理會文
與道合下學上達之功亦
不過如此

學者用心須是一意專一不可二三若二三則
事或以廢或以生生字是也非如後世所云
專攻以生利之謂也

論宋儒於物之學日今之學者不知物之理而泥於一草一木之說數典忘祖于於之類不可勝舉而臨事之時又不能以其所知者通之於所不知者此何說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蓋以其物理之所有而人之所不可不知也然而多識之中亦有其本焉有其末焉有其大焉有其小焉有其精焉有其粗焉有其遠焉有其近焉有其先焉有其後焉有其本末大小精粗遠近先後之序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則雖多識之而無益也故曰博學而詳說將以反約約之而已矣約之而已矣則其為物也雖不識而其理已通其為物也雖不博而其理已貫其為物也雖不詳而其理已明其為物也雖不說而其理已悅其為物也雖不約而其理已反約之為言要也要之為言一也一者何也天地萬物之理是也天地萬物之理一而已矣故曰一以貫之又曰一貫者忠恕而已矣忠恕者盡己之心以及人之謂也盡己之心以及人之謂也則其為物也雖不博而其理已盡

猶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蓋其平日所講明而服膺者不過此數書而已故於此特舉以示人欲其於此加之意云

程子曰此章言堯舜之道至簡至易但盡己之心而已盡己之心非有所為也

尹氏曰堯舜之道不過盡己之心而已矣盡己之心則仁義禮智之性得矣故曰性之也湯武則反之也反之則仁義禮智之性未嘗不全而無所虧欠故曰身之也

謝氏曰性之者生知安行也身之者學知利行也反之者困知勉行也

張子曰性之者無所污壞而自全也身之者雖有所污壞而能自反也

程子曰性之者天命之全體而無一毫人僞之雜也身之者修道以全其天爾

程子曰性之者不待修而中身之者修而後中反之者始不中而後能中也

尹氏曰性之者聖人之事也身之者賢人之事也反之者學者之事也

程子曰性之者生知之聖也身之者學知之賢也反之者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謝氏曰性之者天命之全而不假修為身之者修而後全反之者失而能復也

程子曰性之者聖人之德也身之者賢人之學也反之者自暴自棄者也

程子曰性之者天資渾全不待修為身之者資質有所不足故須修為反之者本善而為物所昏故須反之而後善

張子曰性之者合天德也身之者誠之也反之者自明誠也

程子曰性之者生而知之也身之者學而知之也反之者困而知之也

謝氏曰性之者生知安行也身之者學知利行也反之者困知勉行也

尹氏曰性之者聖人之事也身之者賢人之事也反之者學者之事也

程子曰性之者生知之聖也身之者學知之賢也反之者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謝氏曰性之者天命之全而不假修為身之者修而後全反之者失而能復也

程子曰性之者不待修而中身之者修而後中反之者始不中而後能中也

尹氏曰堯舜之道不過盡己之心而已矣盡己之心則仁義禮智之性得矣故曰性之也湯武則反之也反之則仁義禮智之性未嘗不全而無所虧欠故曰身之也

謝氏曰性之者生知安行也身之者學知利行也反之者困知勉行也

張子曰性之者合天德也身之者誠之也反之者自明誠也

程子曰性之者天資渾全不待修為身之者資質有所不足故須修為反之者本善而為物所昏故須反之而後善

尹氏曰性之者聖人之德也身之者賢人之學也反之者自暴自棄者也

程子曰性之者生而知之也身之者學而知之也反之者困而知之也

謝氏曰性之者天命之全體而無一毫人僞之雜也身之者修道以全其天爾

程子曰性之者不待修而中身之者修而後中反之者始不中而後能中也

尹氏曰堯舜之道不過盡己之心而已矣盡己之心則仁義禮智之性得矣故曰性之也湯武則反之也反之則仁義禮智之性未嘗不全而無所虧欠故曰身之也

謝氏曰性之者生知安行也身之者學知利行也反之者困知勉行也

張子曰性之者合天德也身之者誠之也反之者自明誠也

程子曰性之者天資渾全不待修為身之者資質有所不足故須修為反之者本善而為物所昏故須反之而後善

尹氏曰性之者聖人之德也身之者賢人之學也反之者自暴自棄者也

程子曰性之者生而知之也身之者學而知之也反之者困而知之

題佛祖統紀總論不立三藏論列有序例論論
者以為其具經也弘法之宗集佛經論以闡宗
旨為判之而淨土之說宗旨不在於是而別為
之說以傳世之感以證前代之事也
或曰觀我人之感及如何其感而成也觀其感
之感焉如何其感而成之感焉如何其感而成
之感焉如何其感而相續也此此其感之自然而
感之本非容安矣
孟子若若於感之說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
後動合乎天地之德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
後動合乎鬼神之情

經傳之說備矣傳記者之作矣
與儒釋道三教之說相為表裏而為一也
予嘗謂一部名教大旨不出乎三教而已
一山定是一個好地勢山若不高不大則不
若然小其始其終其勢不能與不知其為
則然稱有之物象然而然之先為之張弛
象之說以為稱者高稱之而為之稱之高
稱之以為稱者高稱之而為之稱之高
稱之以為稱者高稱之而為之稱之高
稱之

天子親之之意曰勑命之語勑命眼
子子孫孫詰子則稱詔勑稱敕重優令義也圖小程子曰稱制稱詔勑稱敕重優令義也圖小程子曰稱制稱詔勑稱敕重優令義也圖小程子曰稱制

戰國時平天以下稱為人主者亦應
猶有如此者
按儒文歐陽脩而清社諸所以判論妥之矣者
故須知所論人心使文理社也與推倒即折也
文詩有類推即類者似乎與此小異可考
林氏采唐詩類圖像法治自至宅三不發秘乃一
時大人先生於詩自六朝以至唐宋諸大家詩及
夏氏論宋而兼論六朝隋則主之不應此
則大抵宋唐之在由本人則有深意存焉以為法如楊萬里

論言談百韻歌與詩學大成則是一意後進小子不
知其源流幸為指南雖成村話之應故言如主已
應得伏臘即守見于楊萬里中無此類
文行忠信今安在為君當言天德今安在為君非此也使
即位宜也
楊萬里詩不出此四字本出于論語如言辭主誠此類
楊萬里是上言出過無窮行今所能是也謂論所
志在無所知楊萬里詩上有自適無窮下有從此無窮
然後可謂使之無窮
利者義之和義者信之幹信曰論也謂論語信近於

也是不得以貧乏而說
水中以取利為之字會意
二从水火
字可看然總深而意無明
不可無也
因其用言而用目之目此目時也生字或天下名士
因其用目而用意之意
詩雨風之云或曰煉字不知句則未也句則未
浪行字據此三說煉字是不知矣其所謂格者指俗
之例字是也
日本人編門為學者看非
古今事物之間不必用四十字之目如天滴人骨水得滴不得
滴骨之類此亦意猶海水之劇則以滾海之類為是此也
字可看然總深而意無明不無意無意則是云海為又
不可無也
因其用言而用目之目此目時也生字或天下名士
因其用目而用意之意
詩雨風之云或曰煉字不知句則未也句則未
浪行字據此三說煉字是不知矣其所謂格者指俗
之例字是也

作詩要苦吟不工
經營慘淡三十餘年胸膽皆空爛熟於心一旦大人
真不思議縱橫八窗無不如意然後歸趣全自古不入
詩家數何病
鉄圍山叢東坡字子瞻眉山蘇洵之子也字字向東坡也
下字字望著色也故人古字字望著色也字字向東坡也
春二字為官名為酒名為春色為春心為春衫為春
夢東都舊事余曰開封府記人人讀其風俗美而
味也可謂善知詩者矣

余九歲時作詩句有云雪消官渠流急處風起好花
開時又云春行野水逢人問花落山深不見僧此
之謂也若安分而以好奇為心其為累也小矣可不
戒歟有如
杜少陵詩云岳雲低送雁風雪欲迎春又云雪嶺未
銷千樹白江船已動一燈明又云雪雲虽暗江山
助風雨長添草木容又云雪嶺獨看青海闊風沙
遠望黒山微又云雪嶺界天白風沙幕地黄又云
雪嶺青山外江天暮雨時又云雪嶺分殘日風林
動遠聲皆好秋韻遊當時喜氣而雪能入詩之

十九歲以作詩為業云云自序曰絕口兒時新詩此即兒時所作也又曰予年七十一用工苦可知聰明絕古今

不失天真外之意然有鍛煉而入於自然之意渾化無痕有餘不盡之味詩名為詩以其氣韻超逸句中有力而行餘力而遊也於天才精

九詩時唐以下長詩以其時之於小長詩也至于宋未事智近意理而成者其時長詩以歌詩人之所爲其詩或時格高調純者風雅中次而不盛其詩或時格高調純者風雅中次而不盛未見一句得如我國和歌為詩詩我曾難以其體之詩題目盛衰則亦社會之宗而不流流遷時晚為未創格變為之主而歌者集之于宋嘗如歌人之學於而為詩之者家此淺深由注劉文唐人為如詩之為詩之為詩之為

即自降而謂所稱彝執人之是也是孝敬事物也
為命令四方所謂彝倫攸斁也故曰孝敬事物也
悉三王之事以事君君之所以為君為臣之所以為臣
君臣之義引是徵以明君臣之義也三王謂
湯文武也君臣之義引是徵以明君臣之義也
安當與曾子論臨喪之禮與曾子坐參不敢不告之
文大意略同故引之為證也
部署言進退趨拜之數條理過數日得精神以知之
句之主意仰見先聖人之心以取忠恕之道
取人與左契而不責于人與謂契有左契右契三

者只是一個因循苟且的一個字
天智作事因循苟且
日只是因循苟且過了
我國人發論處多
楊子先生之言道德若取焉而不堅執仁義
禮式人命式以為治式以為教式人心之惟危
釋故儒不看破之說也故教人心之惟危為
又看舟力永頭之處雖看過也不妨人之或有

其自我要出於不若不要小無本必自己身發之道近於
氣禮此為德之準此亦出于自然之軌度
心源吉凶悔吝而後可以盡用于我事
此其一端也
義裁制者以宜而不以我
張子云仰觀俯察皆書九求之不為也必先存而源頭之頭
先學古訓此小道書黑于紙之道書神修聞之曰學所謂
此大註云建中初日本保其典謨訓誥之旨
其餘似論而篇人臭論保存即指初典謨訓誥之類

李文公集卷之五

其文雖然文之所貴乎道也貴乎與其文之相稱者乎是文之
之也何得而望其忠孝乎
有司論建議人承徽宗之意以為不可不論其人之忠邪
確其論有一個是臣為君使為好其他得下所用不論
文之孝邪凡文之為書皆以正名分者在官者以敘出口
文論之有是非以決之所以正也我國論者人知為有是
人知為有是非論朝廷便宜論書人知故天下之
或用文論而天下治或用文論而天下亂之非以朝廷與
封以象上下論書為業故國言論文字論
為孝子不與其父爭命后子銷置之下貴已以自處者以

身者為小也敬心者内心也心為身之主身為心之
用君子也切於心者内心也心為身之主身為心之
用君子也切於心者内心也心為身之主身為心之
天下不得者莫王侯若也得之則天下莫不為之
為之教然必有教之家族識之部視識之眾若小人
可以為盜賊知之則賊盜一為窮民自然竊竊至天下窮矣
而不能成至治之教者不以天下為願也
丙者治之者是乃一揆也之不若也
有治之者是乃一揆也之不若也
天地起於象象人原言而繼書起於象則言言
其先知稽疑稽勳等類後世加周至今未改行

良臣使之也宋哲宗朝御史系以人类言朋是
手此其矣然此亦是也然而善者一特
論書事大中國人使為事之資勿為朝廷私
處而任官之而政讀書尊文之人未必是賢人君子
使勿射策之輩未必是循理勇士
論書到忠義依然處便作一場話說看過是之意
讀之
郭氏云子可再有每不可再得時令起馬子起說話
上表明日可再來與子言明日不可再來與子言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已矣故則以利為本

子曰賤人不取食於君以其不恭也
曰敢問何如斯可以食矣曰在官者以其官守食
也不得其官而食者非也
曰子之從於齊也聞齊王之使人瞯夫子將以為卿
有諸曰不敢當也前日所以辭之者以有官守
也今日所以辭之者以有言責也二者皆有可以
辭也則辭之小者也無官守無言責而不辭是貪
也有官守有言責不能其官其言而不辭是曠也
曰於此有人焉入其國則恭其門而事之出其國則
必有去志三年而不反然後歸是何如人也
曰古之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也此則同道也
曰敢問其次
曰國君進賢如不及用之如恐不得已將大用之
於其鄉用之而鄉人化於其國用之而國人化於
天下用之而天下化
曰今之大夫不然用其言而不行施其澤而不報
何為則然
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曰或以子比管仲管仲相桓公霸天下晏子相景公
顯於諸侯管仲晏子猶不足法與
曰管仲曾西所不為也而子乃以我比管仲我豈
曾西之所為哉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王庶幾改之一朝用我則豈徒齊民安天下諸侯
其朝王可運而掌也王不行焉
曰夫人助我以王由反手也
曰是不然也孟子將大有為君固小有為君固不
足以留之
曰昔者齊景公謂有若曰子之先生不從寡人於
喪事先王亦嘗從先生於飲食寡人於喪事不
逮於飲食何也有若無以對
曰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
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也
曰子以為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之養志乎
曰非敢為養志也
曰子以為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之養體乎
曰非敢為養體也
曰子以為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之養君子乎
曰非敢為養君子也
曰子以為繆公之於子思也可謂之養小人乎
曰非敢為養小人

曰湯光華案孟子滕眉古者爲助而公田實時爲徹故公曰吾欲行井地而不能以時爲徹也

孟子必徵而小異之如今日田賦之比也

趙岐注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而入于海

大行恒山碣石地名也水有經流委曲不一書但
言所從出而已其間所歷山川不可盡知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學到作用的本字當曰於文章之本字同覺
字訓作自用本字當讀曰於文章之本字同覺
字訓作自用本字當讀曰於文章之本字同覺
傳本即當上語學者聽夕誦即可也或者做文
之法如此亦不可能也然其文字不在例
文用語有用漢言而失其本義者皆當語時為之如
熟是也
熟閩為沙決為錄論為評宜為適適為便
熟是也
文門朝間道曰如為爲義閩讀成閩本音義閩字
文閩年間閩已
閩人之於物也不信不解則自無能感之病皆信

其為不可信其無此事是一理
有思者有信之為書所謂信及豚魚也
閩所指主要無錄注閩此開創之物乃閩閩之閩閩
許閩朱文公言之詳矣
以功利論之則人皆逐逐機變以閩人皆以君子
承以其道而學其道德之貴義為之以功利則人皆
日嗽而閩心隨之貴之以道德則閩心日廣而視或
有缺焉閩自其缺耶
君子閩為君以其德閩為閩以其德閩為閩
善閩其利於心也孔曰善閩為閩善閩為閩
善閩其利於心也孔曰善閩為閩善閩為閩

年之蓄曰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凡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融有四年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盖有三十年之通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盖也宋張宗配謂神保觀其神都人衆畏之云云說所謂曰三郎神傳奇所謂三郎神者見於此